

欧阳

影视演绎的《平凡的世界》不意外地勾起了很多人情怀,回想当初小说面世时对众多文青的吸引,到今天我还记得关于这部经典著名的评论:她唤醒了众多农村青年的理想。想不到那个麻花年代被着意尘封之后成长起来的新读者似乎并不认同,有好学青年就表示“《平凡的世界》看不出好来。”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多数人意见还是少数人看法,似乎都让人有些意外。

就算是多元的阅读兴趣个人化了,人们更关心私密的情感,只注意“非现实”社会的人物命运,而不去追究、还原那个时代立足于墙内生活的欲望,或者说理想,但主人公面对困境不屈的精神,平凡人为改变生活不懈的奋斗,无论怎么着对当下的人们还是应该有触动的。不说飘落在城市的“农村青年”,即便是奔走楼宇的白领也是在为了改变现实的生活处境,劳心费力的奋争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很喜欢《平凡的世界》,作为稀里糊涂在那个时代长大的人,当然不能苛求困囿于时代的作者,作品本身虽有过于理想的笔墨,但仍真实地表象了时代的影像。之所以不大喜欢,倒不是因为时代潮流的裹挟、观察视角的位移,撇开故事情节和尘埋的人文思考,当初确实分不清所谓追求到底指向的是欲望还是理想。

如此看来,即便不是因为陌生得难以理解的时代,不是因为作者文字叙述的繁复,像我一样陷入理想和欲望的迷糊,“看不出好来”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从中看到是理想,是为了改变命运不屈不挠的努力,精神振奋是正常事,如果看到的是欲望的实现,激励的意义自然会大大减损。

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的界线,生活中趋向现实目标的努力是理想吗?比如挣钱买房,如果可以归类到理想,那么多搬运几块砖以便下一顿饭可以有肉吃也是理

飘在

欲望和理想之间

想,更好地吃穿满足现在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与时下“很多人失去理想”的说法对照,恐怕人们不愿意相信朴实的生活要求可以是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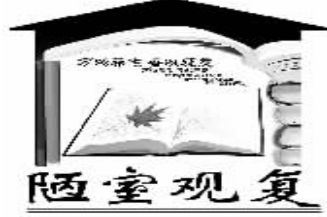
理想是一个很不清的概念,理想一点说,寄望于改变社会可能是理想,而个人生活的改变则会被视为欲望的达成,那么个体关联群背景下改变生活的信念如何归类呢?特别是大家习惯了总是将理想与高尚视为一体,所谓崇高的理想云云,如此一来,个人欲望也可以置放到崇高理想的书架上,那么,理想和欲望还有什么区别呢?

非物化的追求通常更接近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定义,与个人命运改变这种长短期目标链条上的具体图像比较,非个人化,或者共同超越个体集合的群类追求之类抽象一些的愿景更趋近理想,谁知道呢。有时候,精神层面的人文诉求与理想的内涵更贴近,至少对个体而言,这样的追求从高尚的一面看易被接受。

与物化享受比较,一个注重人文环境等心灵慰藉的人无疑是更有理想的人,一般而言,人们也相信是这些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多的进步,延展这条路径,族群的目标应该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物化意义的呢?比如那些“国家意志”、“顶层设计”之类,共同旗帜下,人们是被指引趋向可以长久的心灵享乐,还是焦虑于下一顿饭多一块肉,现在看似还是困惑的问题。说句无意义的话,一个族群、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有理想?问题是这个概念化的“首脑”不知道算不算真实的存在,其背后要么是迎合选举人的实利谋划,要么是自以为公有的个体观念,公众如何选择和决策人的意欲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有不少人怀念曾经的80年代,为什么?考虑到当下物化生活远远美好于昔日的实情,念想的是不是残存的美好记忆呢?抑或是那个非物质化的理想年代?客观说,做出物化的牺牲很难被普遍接受,就像无增长富足的说法,虽然很美好,但并不缺乏受众的大家,还是不惜性命追求GDP,而不愿意回头去重拾那个稀罕得让人怀念起来的東西,比如理想——如果真的曾经有过。

说远了,我们可以接受理想更触动入、更激励人的理论,但关于理想却是一个糊涂的念想,大家都那么健谈,可能正是因为对“理想”这个东西一无所知的缘故吧,也正因此如此,人们才一直在欲望和理想之间飘来飘去。



3月21日、22日,一场本打算在天津大剧院舞台上朗
读的工人诗歌会,却因为售票不过10张而被迫推迟——

工人诗歌 在尊严与苦闷中徘徊

周倩

彼时,2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让习惯躲在角落里的工人诗人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姿态站在了诗歌朗诵的舞台上。19名工人在北京向世界朗读的消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热烈、期待。

此时,3月21日、22日,本打算让他们站在天津大剧院舞台上朗读自己的诗歌,却因为售票不过10张,而被迫推迟至5月23日、24日。工人诗歌,再一次经受了社会的考验。工人诗人们,再一次无奈地面对了现实。

巷道爆破工、酿酒工、炼钢工、锅炉工,他们把劳动刻录在诗歌里,却因少人倾听而不得不停下歌喉

老井,安徽淮南矿业集团潘北项目部井下供电队的一名电钳检修工人,今年46岁。2006年他的一组《煤雕》诗歌获得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的提名奖,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诗歌同他本人一样,静静地躲在煤矿的巷道之中,不见光。笔者给他打电话时,并没有从电话那头听出太惊讶的声音。他说从北京回来,就不断有当地媒体采访他,但这却让单位领导不满,“他们说接受采访应该经过单位同意,我觉得休息时间是自己的,我在家的時候,人家打电话过来说要采访,我还要跑到单位征求同意,那太麻烦了。”老井说他是合同制工人,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体制内的”,但这份体制内的工作并没有带给他优越感,而诗歌作为一种爱好,是打发寂寞、落魄时间的最好方式,也充实了他的内心世界。他说:“我想写出好的作品,至于会怎样,我不强求,我也不拒绝。”

相比起经历过半辈子风霜考验的老井的冷静,1985年出生的吉克阿优倒是更乐观地对待这场带给他自豪与信心的活动。这位刚三十而立的彝族小伙子说话轻快,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更显得轻松、自在。2012年四川省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他的诗歌《漂泊的灵魂》获得二等奖,他笑着说:“从北京回来,工友、领导还有一些地方官员见面之后都夸我,说我是难得的人才。”说到未来,他说:“以前觉得梦想很渺茫,现在好像找对了路,虽然不知道以后会带来什么,但写打工诗歌

这个路子是对的。”

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农闲时当锅炉工的白庆国,14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郭霞,以及不久前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都是普通工人,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把工作刻录在自己的诗歌里,他们的诗歌诉说着他们的尊严与苦闷。

然而,皮村的那次活动并没能带给他们持续的好运,当他们准备自信地站在更高的舞台上时,却因无人问津而不得已推迟了,没人买票的现实,再一次说明,大众漠视的态度,也再一次毫无意外地挑战了工人诗歌的尊严。

比起一些专业诗人,他们的诗歌少了功力却多了真实,“在文学领域,他们是一群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

如果说皮村的那场工人诗歌朗诵会,是工人诗人们自发的一场活动的话,那么,把这群“泥腿子”们的诗歌搬进天津大剧院这样一座现代化的高端剧院舞台,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可临开场还剩两天了,票才只卖出去了10张,600多张的空位,又让人心寒了。天津大剧院院宣杨思说,“虽然票价从180元,降到120元,又降到80元、60元、50元,但还是不得已要推迟演出。在文学领域,他们是一群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

对于诗歌朗诵会被推迟的事情,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更为冷静。他曾建议朗诵会就叫“屌丝诗会”,他说:“他们是一群草根阶层,比起一些所谓的专业诗人,他们的诗歌不造作,少了功力,多了真实,他们的诗歌才更有价值。”但诗歌的价值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商业利益。钱程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剧院必须关注诗歌,但诗歌遇冷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工人诗歌遇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上世纪80年代,曾是“工业田园”与“共和国之子”的时代,那时的工人诗歌出自舒婷、梁小斌、于坚等人的笔下,那时的流水线上跳动的音符,烟囱里的浓烟代表了一个城市崛起的痕迹。舒婷在《流水线》(1980年)中描述:“在时间的流水线上/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我们从工人的流水线撒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在我们头顶/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



站在云端当下

书法/漫画 李法明

穹/在我们身旁/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那时工人有作为城市主人的自豪感。

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工人遭遇下岗,可工人诗歌仍然艰难地保持着自身的体面。老井的诗歌《地心的蛙鸣》里写道:“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锄仔细听,却没有任何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蛙鸣”、“柳塘”和“月光”这些意境很美的田园风光,使冷冰冰的煤层拥有了生命的气息。

可是自本世纪以来,工人诗歌逐渐淡出了高贵的舞台,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大规模流向城市,诗歌成为他们抒发内心苦闷与彷徨的阶梯,读者从这些诗歌中读到的更多是工

业之痛和个体的绝望感。在郑小琼的《流水线》中,工人在流水线上变成了“流动的人”,他们像犯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工位号码。“流水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相互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丝,塑胶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染上职业病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

“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但对劳动者的创作,人们需要“怀着谦卑的心态聆听”

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一份体面的工人诗

诗二首

朱思泽

你我同在

——为我曾经插队的山村而作

那年我来了
坡上的杏花
待开

巍峨的南山
博大胸怀
释放出希望
是花儿
春天就开

那年我来了
河谷的石头

已在

奔流的白河
声如天籁
冲刷去泥沙
为石者
本色就在

春暖花开会开
水去石还在
四十年后我再来
花在你我同在

又是江南烟雨时

又是江南烟雨时
那天也会眯着眼
雾蒙蒙
雨点点
浙沥沥
水涟涟
叹,清放飞来
春藏踪隐间

又是江南烟雨时
那巷也在描着颜
勾墨墨
渲染染

点缀缀
添艳艳
叹,落笔如烟
画浓淡间

又是江南烟雨时
那花也要托着天
迎露露
舞翩翩
沐浴浴
观鲜鲜
叹,细雨落尽
香留几时间

资讯快递

首都书画艺术家联谊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3月2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之际,为加强人大代表和书画艺术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中国三峡画院、中国当代书画艺术研究院、周森爱心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盛世中华翰墨情——首都书画艺术家庆祝全国两会召开联谊会”在中国三峡画院举行。

50多位书画家到场并精心创作出了100多幅书画作品庆贺。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副

主席申万胜,秘书长徐里以及中国书协主席张海等都发来贺电,祝福本次联谊会能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中华书画文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艺术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三峡画院院长周森表示:“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又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书画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源源)



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赵春青画

行者

黄石公园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国家公园,也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它以数以千计的地热温泉闻名于世,其中300多处间歇喷泉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常年吸引着大批游客。

然而,我这里想说的是黄石公园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它那近乎原始的生态环境。

黄石景区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没有汽车代步是难以想象的。景区中有400多公里的环形公路,开车游览也需要四五天时间。所以,游客到黄石,或自驾或租车,必须食宿,有的人索性开房车去,景区内有用专用营地。问题是,如此多的人与汽车进入景区,既要游览,又要食宿,其生态环境如何维护?

事实上,黄石景区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类痕迹的存在,除了公路和必不可少的设施,尽可能就地取材,大量使用木料,包括旅馆、商店,所有景点的隔离栏杆也都是木头的。景区里甚至没有网络可用,没有手机信号,让游客进入了一个“原始状态”。说黄石公园95%的区域处于原生态,并非夸张。

清晨的黄石,寂静得接近零分贝。静中见动,我们人住的小木屋外就能够看到许多小动物,如兔子、松鼠,犹如仙境。久居都市,很久没有这样的享受了。

阳光初照,竟有马鹿进入小木屋群落吃草。它们根本不怕人,人也从不对动物构成威胁。事实上,这里本来就是它们的家园。

出游未几,就遇到了野牛挡路,它们对往来的车辆熟视无睹,慢吞吞地悠闲走过。所有

黄石公园的原生态

游客都礼让牛行,除了拍照,连鸣笛的都没有。路边,大角麋鹿静卧草丛,任由人们围观、拍照;林中,黑熊自顾觅食,游客知其凶猛,只能远眺拍摄,彼此相安无事……

游览中,常常发现枯死甚至烧焦的树木,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起初不明就里,了解了才知道,这也是一种生态保护。早在1872年,公园管理处就开始对黄石公园采取“以火管理”的政策,发生森林火灾,只要不是人为因素造成,且不至于危及人的生命及财产,管理人员都不干涉,让它自生自灭。

为什么这样管理?因为森林火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的好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被称为“营养物再循环”。这里的林地在漫长的岁月里,堆积了大量的厚重物质,使原有生物群落很难更新,新的物种更无插足余地。一场大火过后,把土地裸露在阳光之下,黑灰吸收了太阳的热能,成为催发种子的最好温床。大火在烧毁野草和灌木的同时,也吞噬了妨碍植物生长的病虫害以及有害化学物质。浓烟覆盖的地区,可以杀死森林中的一些病原体,间接保护了没有过火地片的森林。炽热的大火还烤裂了岩石,为一些喜爱阳光的拓荒树种开辟了道路。林火所烧毁的一切,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只是物质和能量转换的一种形式。

1988年,黄石公园因伐木工人丢弃的烟头引发大火,灾害区域约占公园总面积的36%,成为公园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大火。

歌不知从何时开始变成软绵无力的挣扎了。虽然喧嚣的社会不断地被乌青体、梨花体、余秀华、许立志等诗歌和写诗的人“打扰”着,但这个碎片化的社会,并没有给诗歌注入多少活力;虽然几亿的农民工不断地涌入城市,工地上、马路上、走街串巷中,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但面对城市的冷漠,不知是他们早已习惯还是无可奈何?

为什么工人选择用诗歌来自我表达?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繁重的劳动之外,这是最低成本、最直接的诉说方式。

诗歌评论家、诗歌朗诵会的主创人员秦晓宇说:“过往30多年,中国工人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长期被边缘化,被歧视和漠视。这3.1亿人,就工作生活在我们周围,却仿佛十分遥远,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代中国工人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一些佳作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严重忽视和低估,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工人诗歌难觅踪影。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还有人在帮助他们,给予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还有人肯关注他们。一位金融行业的刘先生买了票,他说:“打工者虽然不是主流的声音,然而在中国确是庞大的,是冰山下沉默的群体,他们需要被关注,需要被倾听。他们的生活境遇不是很好,但仍能发出对生活的爱,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们的生活需要信仰和支撑,我是怀着谦卑的心态等待聆听这场演出的。”

当笔者把这些话转述给工人诗人的时候,他们或沉默几秒钟或腼腆地笑,朗诵会被推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他们说:“是推迟,又不是不办了,准备时间久一点才更充分,我们本来就是默默无闻的诗歌爱好者,能有机会总是好的。”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群可爱的工人诗人们并没有因为坎坷和磨难而心灰意冷,他们还是常年站在工业生产线上,默默地用诗歌倾诉着自己的心声,他们希望被关注,却又不强求。

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浮躁、喧嚣的社会,我们能静下心来聆听他们的苦痛,能否放慢脚步体味这份人生的孤独?

